

“意料之外的结果”——幼儿教育的一生：

波纳德·斯波代克（Bernard Spodek）专访

《早期儿童研究与实践》（以下简称 ECRP）与那些曾给关心幼儿教育、保育及幼儿发展的人们带来深远影响的人物的对话就以下面这篇对波纳德·斯波代克博士的访谈作为开始。希望以后这样的访谈能成为我们杂志的惯例。

我们希望能充分受益于在线出版的低成本，希望音频、视频、照片、扫描文件和超级链接的组合能增强访谈文稿效果。

2008 年 12 月，ECRP 副主编吉恩·门多萨（Jean Mendoza，以下简称 JM）女士与波纳德·斯波代克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幼儿教育专业退休教授，在他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的家会面。斯波代克博士六十多年来对幼儿教育所做的贡献，包括他的教育教学和著书立说，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地从事幼儿教育的人。正如他告诉 ECRP 的那样，他的幼儿教育生涯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时他还是一个心理系本科生，在纽约市的一个日间学校中观察幼儿并与幼儿交流互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按照他自己的话，“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结果”让他从那个班级的教室走向了各种各样的领导角色。

一、纽约岁月

JM: 您从事高等教育很多年，也是全美和世界幼儿教育界的领导者。我想读者会对您从事幼儿教育的人生轨迹感兴趣的。例如，最初是什么让您对幼儿发展和幼儿教育感兴趣的？您又是如何参与到幼儿教育工作中去的？您觉得哪些方面的工作让您觉得特别有收获和有意义？

斯波代克博士: 好的，我在幼儿教育领域的工作开始于 1952 年。我进入这一领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从未打算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心理学，希望成为一名心理学家，有可能是儿童心理学家。一门儿童心理学的课要求我们到幼儿园实地考察，我们可以从纽约市众多的幼儿园中选一个。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一所幼儿园叫做贝丝·黑尔德（Beth Hayeled），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儿童之家”。他说，“你能说希伯来语，你适合去这里，这个幼儿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会喜欢的。”于是我就报了名。这个幼儿园在曼哈顿第 74 街西头。我坐地铁到那儿花了一个多小时。我每周五早上都上那儿观察。”

如需观看关于此次访谈的录像，请点击：<http://ecrp.uiuc.edu/v11n1/interview-spodek.html>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一个最不像学校的学校。这是一个招收 3-8 岁儿童的学校。没有课桌，没有教科书，没有正式的课程。它还是一个双语、双文化的学校，课是用希伯来语和英语上的，既教犹太文化也教美国文化。许多儿童是从以色列来的，许多孩子的家长是犹太教的拉比。还有一些孩子来这是因为他们的家长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教育。这是一个“进步主义”的学校。学校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威廉·赫尔德·基尔帕特里克（William Heard Kilpatrick），他 1914 年创立了“项目教学法”（Project Method）、鲁丝·安德鲁斯（Ruth Andrews）和杰西·斯坦顿（Jessie Stanton）。在当时，这些人都是进步主义教育的领导者。学校的顾问委员还包括犹太教育协会的人，拉比或犹太教师……我原本应该坐下来观察和记录儿童的，但我却坐在地上和孩子们交流互动，直到学期结束，我才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做观察以完成我的书面作业。所以我又回到那里，整整观察了一个星期，并做了记录。

我所上的那门课的教授是珀尔·梅斯诺氏（Pearl Meissner）博士，也是这个学校的顾问。在那个学期末的时候，一个精神科医生联系了这个学校，他有一个病人是自闭症儿童。这个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个孩子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和别的孩子一起学习了。他征求学校的意见，看学校是不是能够接收这个孩子。学校答复，“我们可以让他试读两星期”，条件是家长得专门雇一个人在班里照顾他。他们请我在这两个星期里照顾这个男孩。我同意了，尽管这样我会错过儿童心理学这门课的期终考试。在那个时候布鲁克林学院的规定是，如果哪门课的期终考试要延期参加，就必须在这门课上考出 A 的成绩。所以我在班里照顾了这个孩子两周，最后这门课得了 A，这可能是老师优待我了。两周结束后，这个学校觉得这个男孩不适合在这个班级学习，却问我愿不愿意下一年去那工作，当一名幼儿园老师。

JM: 那时您不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吗？

斯波代克博士: 那时纽约州是有教师资格证制度的，但是私立学校却不要求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有教师资格。我当时对他们说“不”，那个时候是 1952 年，是朝鲜战争时期，我因为是学生所以获得推迟征召。我甚至没有继续申请读研究生，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被征召入伍。毕业之后我收到参军的体检结果，说我没有通过，因为眼睛不合格。所以我只是 4-F 军衔，并且没有对未来的计划。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是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你可以做的工作很少。唯一你可以做的就是福利部门的社会调查员，而这个工作我又不喜欢。所以我给贝丝·黑尔德学校打电话，问他们还愿不愿意雇我，他们说愿意。

所以我获得了这份工作，并且成为了一名四岁儿童的配班老师。我决定去修读一门与幼儿教育相关的课程，学习如何干我的工作。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报了名，在第一学期修读了一门课程。我非常喜欢这门课，于是在这儿继续学习，最终获得了幼儿教育教师资格方向的硕士学位。我并不知道男性原来不应该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这个学校有两名男性教师和一名男性副校长。我从未修读过任何（幼儿教育专业）本科课程。

我后来才知道，布鲁克林学院的幼儿教育专业是不会接收我的，因为我是一名男性。在贝丝·黑尔德学校工作了四年后，我意识到教育领域的最大挑战是在公立学校。于是我决定去公立学校工作。但是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因此错过了普通教师考试，所以我参加了代课教师的考试。通过这个考试我获得了小学教师执照，我是没有资格教幼儿的。

JM: 因为您是男性吗？

斯波代克博士：我不能教幼儿，主要是因为有两项条件我不符合。首先我是一个男人，并且我不能弹奏钢琴。另外，我还必须通过一个会话考试，考官坐在教室的后面，我必须在他们面前发言。

JM：去展示您的声音吗？

斯波代克博士：不仅为了展示声音，还要保证没有布鲁克林口音。所以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我都在上说话课，就是为了学习如何说“Long/Island”而不是“Lon-Guyland”。我一直用这样的方式说话，直到考试结束，后来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说话方式上去了。

JM：这两个要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幼儿教师已经不再需要会弹钢琴了，另外虽然人们还是会在意幼儿教师说话的口音，但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

斯波代克博士：当我决定去公立学校教书，我仅仅只有代课教师执照。这意味着我必须自己给自己找活干。在学期开始的第一天，我得一间间学校跑，去问人家是否需要教师。我的一个朋友说：“去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学校，他们总是需要教师的。”

于是我跑到这间学校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我在找一个教书的工作。”他们的职员问我：“你有教师执照吗？”我说：“我有代课教师执照。另外我还有本州的幼儿教师资格证。”她说：“你不能教三年级和三年级以下的年级，但是我们可以让你教一个五年级的班，这个班没有一个孩子的阅读水平超过一年级。”我接受了这个工作。这个学校有 1800 名孩子，66 名教师其中有 42 名是刚工作的教师或者是像我这样的永久性的代课教师。

JM：这个学校的师资条件不是太好。

斯波代克博士：对。这个学校曾经是一个女子初中，后来关闭了。再后来附近建了一个低收入者的廉租房社区，他们因此为这个社区的孩子开放了这个学校。我这个班被视作是非英语的班级，因为大多数孩子是波多黎各¹背景。我之所以被认为有资格教这个班是因为我不会说西班牙语。1956 年时候的逻辑是：如果一个老师不能说西班牙语，孩子们就不得不去学习英语。所以我就在那儿教了五年级，一个我过去从没有教过的年级。可以说，我进去的时候这个班是空的。我要求他们给我书。因为这个班的孩子不能阅读五年级水平的教材，所以我要求他们给我提供初级课本。他们却说“你不能要初级的课本或材料，因为你教的是五年级。所以我们会给你每套书中的一本教材，你可以读给学生听。”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但是这一年我熬过去了，这年末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布鲁克林学院幼儿中心的教职，教 3 岁，4 岁和 5 岁的孩子。我觉得这才真正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工作。那时我和我太太结婚了，我意识到自己靠幼儿教师的薪水是无法养活一个家庭的。如果继续待在幼儿教育领域，我有两个选择，要么从事管理工作，要么从事教师教育工作。如果要从教师教育工作，我就必须获得博士学位。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要去读博士。

¹ 波多黎各（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岛屿，1990 年人口 3,522,040，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英语；首都圣胡安；它是新大陆最早的西班牙移民地，1898 年西美战争后割让给美国，1952 年成为自愿参加的美利坚合众国地方自治政体，拥有地方政府所有权力）



图一：波纳德·斯波代克的幼儿教育生涯跨越数十年，一开始时他作为一名本科毕业生在纽约城的一个进步主义日间学校任教。

二、成为领军人物

斯波代克博士：不幸的是当我拿到学位后我发现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个学校有幼儿教师教育专业。大多数州是不举办学前班的。纽约州举办，威斯康辛州举办，还有一些其他的州也举办。我最后到威斯康辛——密尔沃基大学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在第四年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电报邀请，邀请我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关于规划新的幼儿教育方案的会议。我去征求我们院长的同意，但院长却不让我去。事实上这是一个规划“开端计划”（Head Start）的会议。院长说，“幼儿教育对这个大学来说永远都不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离开了这所大学，来到了伊利诺伊大学。我的离开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这件事就是最后那根稻草。

我是怎么成为幼儿教育界的领军人物的？我在这个领域还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领域，那个时候从事这个领域的人还很少。另外，在幼儿教育领域如果你是一个男性，你会上升得很快。

现在仍然是这样。我的一个朋友在英格兰做了一项研究，调查那里从事幼儿教育的男性。进入幼儿教育领域的男性很自然地就会被视作是可能的班主任，并且会被培训成为班主任，因为这一行男性太少。

JM：但是肯定这不是您成为领军人物的全部原因吧？

斯波代克博士：我没有计划成为领军人物。但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成为了领军人物。在密尔沃基的时候，我在幼儿教育界非常活跃。那个时候，有一个“密尔沃基幼儿教育协会”

（Milwaukee Association for Nursery Education），全国性的简称为 NANE，而不是 NAEYC（全美幼教协会简称，英文全称为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我做了两件你可能觉得是领军人物的事情。一个是我和“城市联盟”（Urban League）的一个委员会一起调查了黑人社区日托服务的情况。他们那个时候刚开始觉得有这个必要。有趣的是，这个委员会中有一位女士，她的名字是玛格丽特·厚本（Margaret Hoban），她的丈夫是《密尔沃基杂志》（Milwaukee Journal）的编辑。玛格丽特·厚本的女儿名叫波莉·格林伯格（Polly Greenberg），她参与了许多“开端计划”的事情。玛格丽特·厚本也曾是纽约瓦尔登学校（Walden School）早期的校长之一，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主义学校……

另外一件事是，我们创设了幼儿教育的一个年会。我能够将密尔沃基 ANE、密尔沃基 ACEI（国际儿童教育协会的简称，全称为 Association for Childhoo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和密尔沃基 ASCD（课程管理和发展协会的简称，全称为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人召集在一起。我在那的三年时间，每年我们都召开一次会议，从外面邀请一位主题报告人。第一位是我自己的导师肯尼思·望（Kenneth Wann）。我们还邀请了芭芭拉·拜波尔（Barbara Biber）和洛伊斯·墨菲（Lois Murphy）。我们还有一些分会场，作为会议的一部分。每一个组织对会议都有赞助，所以这个会议是自给自足的。花费真的是很少，主要花钱的地方是从外面请主题报告人。每次开完会预算还有剩余。剩余的钱都能够再举行一次会议！我走了以后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情况了，但是在我在密尔沃基的那段时间，这个会议不仅受欢迎，还资金充裕。这个会议使幼儿园和公立学校学前班的人聚集一堂，这是很重要的。这也能激起幼儿教育界思想的火花，思维的碰撞。

JM: 很同意您的说法。除了这个会议之外，还有其他会议吗？

斯波代克博士: 哦，NANE，也就是全国幼儿教育协会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两年一次的会议，每次大概有 300-400 人参加。另外，地方的 NANE 协会有地方会议……可能协会领导会来组织一次研讨会或类似的东西。因为我的参与，地方 NANE 就提名我做全国幼儿教育协会的秘书长。当我当选的时候，全国幼儿教育协会的名称就从 NANE 变成了 NAEYC。

三、从 NANE 到 NAEYC

JM: 从 NANE 到 NAEYC 的转变是否顺利？大家是不是说干就干？

斯波代克博士: 不顺利，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困难。NANE 是一个小组织，那个时候大概 1400 个会员，增减也不会超过 200 个。他们在芝加哥有一个小型办公室，有一个半日制的秘书。但是当它变成 NAEYC 的时候，它聘请了一个行政主管和秘书。他们在一个酒店租了一个原本做牙科诊所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有几个隔间……他们选的（志愿者）财务主管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聘用的）记账员把签支票，付账单，收费和去银行存款的工作都做了。（志愿者）秘书本来要做所有相关的工作。志愿者团队原本要做所有的工作。而一旦有了聘用的雇员，原来的志愿者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所以就变得很麻烦。

这个组织后来获得了一笔经费去学习组织结构学。学习以后的结果是他们需要改革他们的组织结构。在此之前，每个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当我开始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时我是纽约市幼儿教育理事会的会员但却不是 NANE 的会员。

JM: 所以您可以分开参加全国性组织和地方组织。

斯波代克: 大多数的人只参加地方组织。后来(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之间的)隶属结构改变了这个组织。最主要的变化是“开端计划”的发起。从一开始起，NAEYC 就在努力推行“开端计划”。

四、“开端计划”的影响

斯波代克博士：“开端计划”的开始间接促成了“学前班运动”。1965年以前，不到半数的五岁儿童能上学前班，这里面还有许多上的是私立学前班。在“开端计划”创立后，许多（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中产阶级父母会说，“贫穷孩子小学一年级以前就可以在学前班接受教育，但我们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后来就创设学前班，学前班成为了公立学校的一部分。那些开办私立学前班的人就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谋生的机会。”所以那些私立学前班就变成了幼儿园或日托中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你能看到日托机构的扩张。从1965年开始，这个领域就完全改变了。

五、用什么名称？

JM：在您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这个行业的人还很少，我猜您还会说，这个领域的各个组织的运作比较独立，相互接触比较少，——

斯波代克博士：……他们也不是那么相互独立的。NANE 真的是一个领导性的组织。NANE 这个全国性组织里的人，主要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他们相互间认识，也交流。顺便提一下，他们的杂志是《幼儿教育》（*Journal of Nursery Education*），现在已经更名为《幼儿》（*Young Children*）。但这也存在问题，当它从 NANE 变成 NAEYC 后，组织的名称就变成“全美幼教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许多隶属组织不希望“教育”（*education*）这个词出现在自己的名称当中。所以在许多地方，你会发现他们用的是“某某幼儿协会”。

……在纽约，提供幼儿教师教育的地方有银行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和纽约城市学院的教育系，教育系有幼儿教育专业。我1965年的时候调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在教育学院创立了幼儿教育专业。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西部待了快四年了，我发现现在许多大学里，尤其是那些获得无偿拨地的大学，幼儿教育专业都在农业学院里。

JM：例如伊利诺伊大学的儿童发展专业在“农业、消费者和环境科学学院”（*Agriculture,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斯波代克博士：那个时候的农业学院专门负责把男人培训成农民，把女人培训成农民的妻子。农民的妻子做什么？她们做饭，缝纫，照顾、养育孩子。所以儿童发展，也就是幼儿教育，经常被放在农业学院的家政系。例如，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前班和小学教育在教育系，幼儿园教育在儿童发展系，它们是分开的。因为有使用“儿童发展”一词的传统，这个行业的有些人还把“教育”这个词视作是一个坏的词。这就是为什么“开端计划”项目不属于教育部门管辖。他们害怕，“开端计划”的班级会看上去像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这是他们对“教育”一词的唯一印象。

JM：所以有些人会认为“教育”一词用在幼儿身上是不适宜的？

斯波代克博士：对。

六、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IUC）：伊利诺伊州的岁月

JM:到 UIUC 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让您觉得特别有收获和有意义？

斯波代克博士: 1965 年我一到 UIUC，幼儿教育事业就开始有了发展。我因此申请到几个联邦项目去培训和再培训教师，同时还培训教师培训者。我们提供八周夏季方案，全年方案和三年博士方案去培训教师。我们给学生提供资助。我们的项目帮助学生支付学费，还给学生发放津贴。这让我们很快就把这里的幼儿教育专业建设起来了。

JM: 所以说联邦项目帮了忙。

斯波代克博士: 确切地说是联邦项目和教育学院的支持。当时 UIUC 教育学院的院长非常希望能有幼儿教育专业，即使那时还没有幼儿教师资格证。通常来说教育学院的本科专业都是致力于培养获得教师资格证的人的。但那时的院长鲁珀特·伊文思（Rupert Evans）却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我们在这创立了幼儿教育专业，我们培训领导者，我们培训教师教育者。我们在设立本科点之前就设立了博士点。

在 UIUC 开设一个新的专业需要通过校董会的批准。教育学专业下有硕士点和博士点，这些硕士点和博士点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不需要校董会批准，你就可以在教育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下增加一个方向。但是创设教师资格方向的（幼儿教育）专业却花了我们 2-3 年的时间。

伊利诺伊州最早的幼儿教师资格证是用来授给 3 岁，4 岁和 5 岁儿童的教师的，不能授给公立学校学前班教师，但可以授给残疾幼儿的教师，因为那时有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但其教师却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伊利诺伊州的学前班教师获得的是小学教师资格证。后来我们就有了一种比较合情合理的幼儿教师资格证，就是给刚出生到小学三年级儿童的教师的资格证。

专业获批后，我们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幼儿教育中的游戏”。学校教育政策委员会的一名教授说，“这不合理，这样的课程显得很没有智力含量。”我们就把课程更名为“幼儿教育理论和过程”，这才获得接受。

JM: 课程内容相同吗？

斯波代克博士: 是的！

JM: 您在 UIUC 的工作还有哪些是您为自己参与而感到高兴的？

斯波代克博士: 我觉得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我们创设的本科专业是很值得骄傲的。这个专业非常实践取向，但对才智也有一定的要求，其实这也符合幼儿教师培训的现实。我们聘用了有教学经验的博士生作为教学助理，这也给了这些博士生从事教师教育的实习机会。我们请

他们对他们教学的过程进行研究。这为我们在国家会议上的报告提供了素材……所以说当时的本科方案和研究生方案有很好的协力优势。

JM: 和其他专业相比，你们专业在学生才智方面有哪些更高的要求呢？

斯波代克博士: 喔，伊利诺伊大学是一个精英大学。它的录取标准非常高。那些从社区大学转学过来的学生也是达到这些录取标准的。我想我们的课程本身就是非常严谨的。我们曾力求让学生在优秀教师的指导下实习，但基于多种原因我们很难判断哪些人属于优秀教师。

JM: ……您觉得是哪些原因导致你们很难找到优秀教师？

斯波代克博士: 我们愿意和那些真正善于合作的教师合作。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些教师会离开。他们或许退休了，或许被提拔了，你就再联系不上他们了。我确信是有好的教师，但是我就是不再去那些学校了。

七、开始发表和出版

JM: ……对于您的这部分人生，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您所从事的与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我们还有哪些没有说到的？

斯波代克博士: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一是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时，我们拥有一些真正优秀的青年教师，真正顶尖的学者，我们相互支持。我有机会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能发表文章和参加专业组织。在那个时候，ASCD，也就是“管理和课程开发协会”（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主要由大学教师组成。我们有一个幼儿教育委员会，我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席。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又有了更多这样的机会。当我决定离开密尔沃基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将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发表文章了。”当我来到伊利诺伊面试，我有一本和人合作写的书，快要出版了，并且还有六篇已经被接收，即将发表的文章。所以看上去我是比较“高产”的学者，但事实上那就是我在半年或一年的功夫里赶出来的。

JM: 这么短的时间真是不简单呀！那么您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

斯波代克博士: 这本书叫《幼儿园新动向》（New Directions in the Kindergarten）。这本书是和海伦·罗宾逊（Helen Robison）女士合作写的。



图2: 《幼儿园新动向》(New Directions in the Kindergarten)
(1965年出版, 作者是波纳德·斯波代克和海伦·罗宾逊)
两边的是这本书的德语和日语版。

JM: 这本书是和您在密尔沃基大学的同事一起写的吗?

斯波代克博士: 不是, 是和我过去的一个博士生一起写的, 她同时也是我太太执教的那个幼儿园的园长。这本书后来非常畅销。

JM: 您太太也从事幼儿教育吧?

斯波代克博士: 是的。我们是在儿童夏令营里认识的。她当时还是本科生, 我在实验学校教书。她在厄巴纳——香槟的“游戏时光”幼儿园工作, 现在他们有一个新名字了, 叫做“校园合作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校园中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后来她就在香槟的公立学校教书。

JM: 这么说, 在家还能有一个人可以和您一起讨论工作的事情。

斯波代克博士: 是的。

八、幼儿教育之外的兴趣

JM: 除了幼儿教育之外, 您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吗?

斯波代克博士: 我感兴趣的事情总是在变。我现在不像过去那么爱运动了。过去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驾驶船只。从结婚开始, 我就经常和家人一起去露营。这些事情现在我都不做了。。

我们现在喜欢看表演。我们会去厄巴纳——香槟的可兰奈特(Krannert)中心看艺术表演, 偶尔也去芝加哥看表演。除了出公差外, 我们还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游。我们使用“老年酒店和海外探险”(Elderhostel and Overseas Adventure Travel)计划, 去不同的国家旅行: 比如去坦桑尼亚拍摄动物照片, 去拉丁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马丘比丘, 去希腊各岛, 去法国学习印象派绘画等。这些事情都是我退休之后才开始做的事情。

我继续活跃在幼儿教育的国际舞台上。但是我退休后, 如果因工作要去某个地方, 我会把太太带上, 我们会在工作之余多待一些时间。比如, 如果

我们去泰国，开完会后，我们会在曼谷多待一些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文化。我们还在中国和日本旅行过多次。

JM: 有什么特殊原因让您对这些地区感兴趣？

斯波代克博士: 这可能是因为我太太是半个中国人的原因，我岳父是在中国出生的，他一直希望我们能去中国看看。我们第一次去中国时，在北京渡过了我们的第 25 个结婚纪念日。我们还和中国的人保持着联系。例如，我过去的一个学生，贝蒂·陈 (Betty Chan)，后来在别的地方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耀中教育基金会的主席，这些年我一直给他们做顾问。这个教育基金会在香港、上海和其他一些地区都有学校。

JM: 我相信就是他们在支持 ECRP 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吧！这真是给幼儿教育事业的一份厚礼呀！

斯波代克博士: 她还开发了教儿童中文的计算机软件，她刚给了我使用这一软件的授权，这个软件是在线的。

JM: 好的。您说中文吗？

斯波代克博士: 只会说几句，实际上只会说，“谢谢”，“帮助”，“等”。

九、对您造成影响的人和学说

JM: 看您所发表的文章，有一些主题是您曾感兴趣的。开放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游戏、语言和读写、学前教育实践、教师教育、幼教史和一些其他的主题。在所有这些您曾经研究过或写作过的主题或理念中，哪一些让您仍然怀有强烈的信念？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斯波代克博士: 开放教育是进步主义教育的现代版本，它强调的是在活动中学习，在做中学，给儿童自治，为儿童提供尝试新鲜事物的机会，让儿童去探索等等。我对这个仍然怀有坚定的信念。另外还有游戏，因为我想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得最轻松、最有效。另外一件我一直参与的事情是教师教育，因为这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JM: 您对开放教育的兴趣看上去和您最初的经历有关。

斯波代克博士: 正是如此。我所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校是一个进步主义学校。我从这个学校学习到的可能比我从所有幼儿教育课程上学到的还多，因为我认同它的精神。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校长。我们开会解决重要的问题，我们还有顾问委员会会议，相当于一个智囊团。

JM: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吗？

斯波代克博士: 不在了，已经关闭好多年了。

JM: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受您的关于学前班和游戏的著作的影响，我念了学前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而没有去念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有没有谁的观点或著作（您之前已经提到了一些）影响了您的职业道路或您对幼儿的想法？

斯波代克博士:我的博士论文深受一本书的影响，这本书叫做《教育的过程》，是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从我的观点看，学前班和幼儿园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乎就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教育。不让孩子思考，你是无法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的。系统的知识能够为儿童提供一个钩子，帮助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超越自己之外的世界。在许多地方，当人们谈到教学前班儿童与学业相关的内容时，他们指得是阅读、写作和算术。并且这种教学通常以一种非常形式主义和刻板的方式进行。但是，即便是阅读也是由和符号相关的思维所构成的。所以你应该帮助儿童发展那种能够充实他们生命的思维的方式和认知方式。幼儿教师从事的其实是通识教育。它和你在高中以及大学最初两年所学习的科目一样，只是教授的方式不一样，用的是一种适宜于幼儿的方式，通常是整合的方式。所以你不应该分科教学，而应该注重主题。但是，让主题具有意义的是蕴含在主题里的知识，这些知识又是从学科中来的。

JM: 您应该是受了杰罗姆·布鲁纳的影响。

斯波代克博士: 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导师，肯尼思·望，写了一本名为《促进幼儿的智力发展》的书。在我刚进入这一领域的时候，在我最初上的那些课上，虽然只有他和我，另外还有 60 名女性，但后来我意识到作为一名男性，我也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从事幼儿教育这一行。

JM: 您提到了杰罗姆·布鲁纳和您的导师。还有哪些先进的理念或人影响了您？

斯波代克博士: 有一个研究课程的人，名叫詹姆斯·B·麦克唐纳（James B. MacDonald），我们一起在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工作，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看上去和维果斯基的一致，但事实上在知道维果斯基前我就在从事这些研究了。

JM: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维果斯基的？

斯波代克博士: 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JM: 但是他的许多理念和您的经验是相似的。

斯波代克博士: 是的，但是你知道他的学说被斯大林政府所压制，直到后来才为人所知。

十、幼儿教育界的男性

斯波代克博士: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 20 岁，还是单身。参加聚会时别人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教幼儿园。”人家就会说，“你知道，我想介绍你认识我跳芭蕾舞的朋友。”那个时候人们对男幼儿教师是有偏见的。

JM: 你碰到一些男性，他们做的事情是大多数男性不会做的.....

斯波代克博士: 对, 所以他就一定是同性恋。这就是“男性幼儿教师”背后的含义。

JM: 您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改变大不大——关于男性从事幼儿教育?

斯波代克博士: 可以说有改变, 也可以说没有改变。现在人们更能接受男性从事幼儿教育, 但是现在的男性幼儿教师面对着过去所没有的挑战。例如教师对儿童的性虐待……可能这种事情的确存在, 但在我做幼儿教师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像现在这样, 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更加小心谨慎了……

不幸的是, 有时我们幼儿教育专业的本科男生觉得他们自己可以逃避工作责任, 只需在幼儿园里扮演男人的角色就行。和他们配班的女老师有时也区别对待他们。她们愿意幼儿园班级里有一个男性, 但这个男性应该是扮演孩子们“父亲的角色”的或者是朋友的角色。她们并不真正把男教师当“教师”来对待。

JM: 您觉得这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变人们对男性幼儿教师的看法?

斯波代克博士: 我想这有待文化的改变。你知道这和性别角色相关。

JM: 您觉得其他国家男性从事幼儿教育的情况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斯波代克博士: 多年前, 我去以色列讲课的时候, 我试着向那里的幼儿教师解释我自己曾经是一名幼儿教师。在希伯来语里, 是没有“男幼儿教师”一词的, 幼儿教师的希伯来语是“*ganenet*”, 和“女园丁”是同一个词, “*ganan*”指的是男园丁。所以如果我说, “*Paam hayeti ganan*”, 意思是“过去我当过园丁”。所以我只好说“我曾经从事过幼儿教育工作。”(希伯来语是: *Hayiti b'chinuch gil harach.*) 我不得不用这种拗口的说法, 因为在希伯来语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表述男性幼儿教师。如果你研究中国的儿童养育, 你会发现中国男性参与儿童养育的程度比其他国家高——例如父亲和祖父照顾孩子。在日本, 男性基本不参与儿童养育。男性幼儿教师也非常罕见……多年前, 开尔文·塞弗特(Kelvin Seifert)研究了加拿大从事幼儿教育的男性。当他问教师们, “你们觉得自己10-20年以后会怎样?” 女性教师都说自己仍然会在班级里工作, 而男性教师则认为自己会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或从事教师教育。

JM: 所以说不同性别的人在进入幼儿教育这一行时的职业发展规划是不同的?

斯波代克博士: 是的。

十一、这一领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

JM: 您觉得在您进入幼儿教育这一领域后, 这一领域有哪些重大变化? 您能谈一谈这些变化吗?

斯波代克博士: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开端计划”对我们这个领域有着最重大的影响。就它属于公共政策这一点而言,它事实上来自于我们这个领域之外,而不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努力去提高“开端计划”的质量。例如,CDA,也就是“儿童发展从业证书”,很早就有了,在教师缺乏的时候以及在我们希望社区成员参与进来的时候,作为一种培养教师的方法是合理的。但是没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师教育作为依托,继续维持CDA,我觉得会阻碍这个领域的发展。在扩大教师队伍和联系广大教师的问题上,NAEYC的确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也让幼儿教育变得通俗,缺乏思考。

JM:您对此还有什么补充吗?

斯波代克博士:基本上,NAEYC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幼儿》(*Young Children*)杂志创立之初,上面的文章既有研究性的又有实践性的。现在就只有实践性的了。研究这一块被推出去了。如果你再看他们的会议,研究论文被挤到了一个角落里,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DAP,也就是“适宜(儿童)发展的实践”,使幼儿教育变得通俗,缺乏思考,因为它是在追求一种每个人都信仰的标准,即便没人真正理解这些标准的含义。NAEYC这个组织制定了一些好的实践标准和坏的标准,但事实上你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境去判断一种实践是好还是坏。在某些情境下,有些实践是合理的,好的,但换到另一些情境下,就未必是好的了。

十二、创建“太平洋幼儿教育研究协会”(Pacific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JM:我们谈到太平洋幼儿教育研究协会(PECERA, <http://www.pecera.org>)时,您曾经提到您担任过这个组织的主席,今年辞去了这一职务。您有一些这个组织的工艺品。



图3: 太平洋幼儿教育研究协会(PECERA)成员向波纳德·斯波代克博士赠送了这幅匾牌,感谢他为这一组织的创建所做的工作和对这一组织的支持。

JM:对于不知道 PECERA 的人,您想向他们介绍什么呢?它的任务是什么?

斯波代克博士:我是在退休的时候想到要创立这么个协会的。我有一些过去毕业的博士生是来自亚太地区的——比如韩国、中国、日本等。我们曾经谈论过,“为什么我们从来没看见

过这些国家的代表出现在 AERA 或 NAEYC 的会议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人报告它们。他们说，“太远了，另外参加会议的花费很昂贵。”光是飞机票就得 2000 美元。所以我说，“为什们我们不成立一个亚太地区的协会？”我先是和韩国的幼儿教育家谈到此事，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激动。他们一开始就支持这一协会。我们 1999 年试图在首尔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个时候韩国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我们不得不放弃。所以第一次会议后来于 2000 年在日本神户召开。大约有 200 名来自那一区域的人参加了会议。后来我们的年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中国、日本、香港、泰国召开过。2009 年的会议将在菲律宾召开，然后再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召开。我们每年都召开会议。我们每次都有 250-650 名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参会。这就是我们如何开始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虚拟的组织——一个仅仅有名称的组织，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在香港注册成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银行账户。

两年以前，韩国的一些教授碰到了一个名为“书斋”（Book Café）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想出版一些教育的书。他们和我们达成协议，在开始的三年每年为我们出版每期 300 本，共两期的杂志。这就是《亚太幼儿教育研究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的开始。这些杂志中的论文，有些来自于这个组织的会议，还有一些来自于投稿。这个杂志是一个多学科的刊物，它服务于教育者和其他关心幼儿教育和保育的专业人士。这个杂志主要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的研究活动，但也会发表来自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这个杂志发表关于 0-8 岁儿童以及一些主题相关的研究报告，包括实证研究、研究报告，研究综述，研究述评以及和关于研究在实践中的运用的文章。这个杂志现在是印刷文本了。我们正努力使其在网络上出版……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订阅在线期刊，即便是那些由大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图4：《亚太幼儿教育研究杂志》（*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由 PECERA 出版，主要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的研究活动。

十三、退休和后续的工作

JM: 那么您现在不再参与“太平洋幼儿教育研究协会”的事务了？

斯波代克博士: 我辞掉了主席的职务，但仍然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参与这个协会的工作 10 年了，帮助它创建起来。现在是时候把工作交给亚太地区的人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JM: 有时开始一样事情需要外来的助力，然后再让他们自己的人接手，承担以后的工作。这时候你就应该退出了——

斯波代克博士: 我打算退出这个领域了。1997年我从 UIUC 退休到现在，已经 12 年了。

JM: 您现在打算真正退休了。

斯波代克博士: 我现在仍然在做出版工作，和奥利维亚·莎拉蔻 (Olivia Saracho) 一起出书和文章……从 UIUC 退休的时候，我开始着手编一套由“信息时代”出版社 (Information Age Publishers) 出版的丛书，奥利维亚·莎拉蔻和我一起编。这套书的每一册都包含和幼儿教育领域的某些主题相关的一系列的研究综述。最新的一册是关于语言和读写的，将在 2009 年出版。

JM: 是的。《幼儿教育当代视角》 (Th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是一套很著名的书……您要编的下一套书是什么？

斯波代克博士: 我们现在编的是关于语言和读写教育的书。我们过去曾做过一套关于语言政策的书。

这个出版商的父亲和祖父是教育出版商，所以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回归。他了解这个领域。他能邀请到人参与其中。我们做这些系列的书，我们还和别的出版商一起编一套新的《幼儿教育研究手册》……编书是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幼儿教育研究手册》就应该十年一个周期地出版。下个十年，我就不会参与了。

JM: 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说到，您还想说的？

斯波代克博士: 你现在对我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了。



图 5: 2009 年 3 月 16 日伊利诺伊大学退休教授波纳德·斯波代克和一个来访者在他香槟的办公室里谈话

相关书目

这一书目包含波纳德·斯波代克在访谈中提到的有关作者的著作，以及他提到的自己的著作。如需了解斯波代克博士的全部著作，请查询他的网页：

<http://faculty.ed.uiuc.edu/b-spodek/>

Bruner, Jerome S. (1960).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donald, James B. (1966). Language, meaning and motiv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James B. Macdonald & Robert R. Leeper (Eds.), *Language and meaning* (pp. 1-7).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acdonald, James B. (1982). How literal is curriculum theory? *Theory into Practice*, 21(1), 55-61.

Macdonald, James B., & Purpel, David E. (1988). Curriculum and planning: Visions and metaphors. In James R. Gress (Ed.), *Curricul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 (pp. 305-321). Berkeley, CA: McCutchan.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Eds.). (2002).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literac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Eds.). (2002).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urriculum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2002).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literacy. In Olivia N. Saracho & Bernard Spodek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literacy in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 (pp. ix-xv).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Eds.). (2003).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2003). Understanding play and its theories. In Olivia N. Saracho & Bernard Spodek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pp. 1-19).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Eds.). (2004).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olicy and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2004).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literacy reform. In Olivia N. Saracho & Bernard Spodek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olicy and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p. 1-9).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2004).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olicy and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Olivia N. Saracho & Bernard Spodek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olicy and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p. 281-288).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aracho, Olivia N., & Spodek, Bernard (Eds.). (2008).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thematic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eifert, Kelvin. (1985, April). *Gender differences in early childhood care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Seifert, Kelvin. (1988). Men in early education. In Bernard Spodek, Olivia N. Saracho, & Donald L. Peters (Eds.),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early childhood practitioner*.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podek, Bernard (Ed.). (1993).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Macmillan.

Spodek, Bernard, & Clark Brown, Patricia. (1993). Curriculum alternativ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ernard Spode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Macmillan.

Spodek, Bernard, & Robison, Helen F. (1965). *New directions in the kindergarte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podek, Bernard, & Saracho, Olivia N. (1982). The preparation and credentialing of early childhood personnel. In Bernard Spodek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Spodek, Bernard, & Saracho, Olivia N. (2003).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l play. In Olivia N. Saracho & Bernard Spodek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pp. 171-179).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Spodek, Bernard, & Saracho, Olivia N. (Eds.). (2006).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2nd e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ichael Cole, Vera John-Steiner, Sylvia Scribner, & Ellen Souberman, Eds. &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ygotsky, L. S. (1986). *Thought and language* (Alex Kozulin,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ann, Kenneth D.; Dorn, Miriam Selchen; & Liddle, Elizabeth Ann. (1962). *Fostering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